

王孔安作獅子吼

李郁塘

堯樂博士傳之四十三

政治難民分批奔印

民國三十八年九月十五日，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與新疆省主席鮑爾漢既然沒被除奸肅逆的軍警首長所誅除，尤且繼續執掌軍政兩大權位；兩人爲了保權襲位，就需全心全力執行史達林的

意旨，要將新疆導上「和平降共」的途上。這樣一來，凡是堅持反共抗俄的人士，不分土著與省籍都必須及早離開新疆。首批被迫離新者有百餘人之多，而這百餘人完全是土生土長於新疆的維吾爾族人；其中包括時任新疆省副主席兼建設廳長伊敏大毛拉及前任省府秘書長艾沙伯克在內。因爲這一批人，在平時就主張新疆獨立，反對漢、回族人治新。於今，也反對中共勢力入新，尤其更反對俄帝侵新。因而這一批人，被史達林視爲侵新的絆腳石，眼中釘，不除不快，乃密令老俄諜鮑爾漢，要假省主席的權力，乘時趨勢，一舉將伊敏艾沙等人驅逐出境，好爲俄帝侵新鋪出坦途。

伊敏艾沙等人都是土生土長於南疆的維族人，於今取道南疆出國，自覺行程安全上，沒有多

大問題，於焉說走就走。他們於九月十九日接到鮑爾漢的離境令，就於二十日乘了六輛大卡車，悄然離開迪化市。時經半月，就到乘車終點站的葉城縣。然後改乘馬匹，再翻越喀拉崑崙山，歷時月餘晉抵印度斯坦克什米爾邦的首府斯力那格，作了政治難民。

伊敏艾沙等都是世居新疆的維族人，而維族人又是天生的回教徒，他們此次出國作難民，不逃往以回教爲國教的巴基斯坦，反而逃往以佛教立國的印度斯坦，其中當另有原因。蓋因伊敏與艾沙等人都是新疆政治舞台上的要人，他們以政治難民的身份，不遑他顧，竟直奔印度，乃是基於一九三三—四四年間，大英帝國曾助伊敏大毛拉在南疆首府喀什成立過「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伊敏大毛拉懂憬往情，以爲他一到印度，就會被印度政府視爲「東土」的影子領袖，供爲求之不得的上賓，就可成爲要啥有啥的逃亡寓公了。

巨料時移勢遷，好夢不再。當他翻越冰山雪嶺，千辛萬苦，落脚於克什米爾邦不久，印度總理尼黑魯，竟想搶在大英帝國之前承認中共政權

，乃採取搶搭巴士的姿態，於一九五〇年（民國卅九年）元旦，宣佈與中共建交。凡持反共態度入境來客，均視爲有反國策，成爲不受歡迎的來賓。伊敏艾沙等，到了此時，幻夢方醒，才知印度斯坦已不是他們避難求生的理想地方了，只好再作他遷之舉。基於宗教信仰、語言文字，以及生活習慣諸多關係，乃於一九五一年，才西遷至近東土耳其國的第一大城伊斯坦堡，作爲久居之地。雖然仍繼續搞其大突厥主義運動，排俄反共，終因寄人籬下，用武無地，再加土耳其人對他所提倡運動，也不感興趣，致成效甚微。又因歲月無情，於今伊敏與愛美娜夫婦先後去世，作古已二十餘年，艾沙伯克雖仍在世，亦因年屆老耄，已無力活動了。

以上所述，乃是被鮑爾漢迫離新疆者之概況。至於被陶峙岳迫走的第二批約有四五百人。此批被迫離新者，論民族包括漢、滿、蒙、回、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等族。論籍貫則新疆省人與他省人都有。其中較有名氣者，有騎五軍馬呈祥軍長、張五美參謀長、新二軍葉力戈軍長、四十六師（一七九旅）羅恕人師長

、一九一師（二二五旅）鍾祖蔭師長、民政廳長王曾善、迪化市警局長劉漢東、省委兼衛生處長馬恩基（現任蒙藏委員）、回文會理事長馬國義（現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蒙旗和碩特親王敏珠策旺（來台後逝世）、國大代表海玉祥、杜固爾（現均在台）、楊春青（來台後逝世）等。後述諸人，不僅是土生土長於新疆，尤其是世居於新疆境內的蒙回兩族人，他們所以也被迫走，是基因於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廿五日，在迪化市發生的「二二五」遊行事件時，這些人都是反遊行示威的中堅人物，竟將主持發動遊行示威的副主席的阿哈買提江等，反擊的灰頭土臉，無法在迪化容身，終於潛返伊犁。史達林對於此事記憶猶新，對他們忌恨也最深，於今新疆軍政當局要降共，他們一為秉節，二為活命，就非走不可。此外中統局駐新負責人楊拔一、軍統局迪化站長饒鐵珊，都是身為新疆第一號國特的人物，當然要被驅逐出境了。

紅 旗 污 染 天 山 山 頂

第二批人雖然決定離新，但不能說走就走，有許多問題橫在面前，須待解決後，才能採取行動，第一個問題就是安全問題。雖然陶時岳以總司令的身份，滿口保證在新疆境內，決無安全問題，這些軍師長們也自信駐南疆的國軍，不會對他們為難。但取道帕米爾山路出國，就不能不有所顧慮。原因帕米爾八帕，曾於民國初年，被英俄兩國劃界綫予以瓜分，這已說明英俄兩國勢力確已侵到此地。於今英帝勢力，雖因印巴兩國

獨立而式微，但俄帝勢力在此地正滋生膨脹，若俄會史達林暗施毒招，密派紅軍作捷徑式的突擊，這些要員們赤手空拳，縱使不被打死、餓死，也會凍死。豈不白送性命？爲了防患未然，就得隨帶武力作安全衛護。

因帕米爾高原號稱世界屋脊，由七八千公尺的高山峻嶺所形成，可行之路是羊腸鳥道，其他兵種臨此，都無用武之地，只有騎兵才能派上用場。因此決定由駐迪化市之騎十一師，特選一連精於騎射能手，組成護衛連，先乘汽車至喀什，然後改乘馬匹翻越帕米爾，直到進入巴基斯坦有武力駐守的邊卡地方，安全達成任務，然後循原路返回新疆。

第二個問題是護照問題，凡是出國者，就必須備有護照，否則一入他國就寸步難行。當時迪化市雖設有外交特派員公署，專辦公務及居民出國護照事宜，在平時情況下，當然隨到隨辦，都沒有問題。然而此次辦理護照事件，不僅事起突然，且人數衆多，外交特派員公署那有那麼多的護照備用，好在時任外交特派員劉澤榮，應變有方，機警能幹，終於想出一家一護照，及團體護照的辦法，才算解決了此一難題。

再次的問題，是籌備出國旅費川資，省境外交通工具，途用乾糧藥品，禦寒衣被縫製，起居帳篷攜帶，諸多問題，在在需時。因此由九月十六日籌備起，時經十日才算就緒。當這批大員們於九月廿五日夜幕低垂告別迪化市，於廿六日清晨到達天山分水嶺的大坂城時，陶時岳與鮑爾漢就以新疆警備總司令及新疆省主席的身份，聯

名通電降共。其通電內容如下：

一、自即日起與廣州政府脫離關係，接受北京新政府的領導。

二、全疆軍警一律停止各種操練與演習。

三、地方機關與民間團體，一律停止集會及遊藝活動。

四、各機關學校，即日起停止上班上課與各種集會。

五、全疆軍警機關，與學校即時清點武器裝備，及公有財產造具成冊，以備移交，不得任意縱火與破壞，並指定專人妥爲保管。

六、未盡事宜，另行規定之。

公元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五日夜，偌大新疆就在陶時岳與鮑爾漢控制下，一槍未放，將中共紅旗插上天山山頂，怎不令人浩嘆無已呢？

沒 有 電 臺 無 法 游 擊

在此事發生一週前，由哈密派往迪化，探聽省情變化的毛君強與馬誠志二人，直到九月廿二日，始獲得駐迪化市的軍政要員們，訂於九月廿五日夜，取道南疆出國的確實消息，即日電告留在哈密的人員，務必於廿三日由哈密起程西行，直驅南疆交通孔道的焉耆城。以便會合由迪化市起程的要員們，相偕離境出國。我於廿二日下午獲得此情後，當晚再邀石玉貴副站長與任顯廷副處長等，前來我寓再度會議，並以晚餐作餞行宴，當時作陪者，尚有哈密情報組厚振中組長及許吉清總台長等五六人。席間筆者曾作最後的建議與要求：關於建議者，因站方人多車少，處方

車多人少，只要雙方取長補短，就可順利西行。關於要求者，兩方所攜電台，西行出國已無用處，可以全部留在哈密，好助我在未來展開游擊戰

時，指揮與連絡之需，即時指定許吉清為接收人。任顯廷即時聲明，二處只有一部電台，西行省境，尚有用處，無法應命，而石玉貴却攜有十多部電台，致無法推辭。我的發言重點，原就放在他的身上，此時此地，他却唯唯否否，既未滿承滿應，也未峻予拒絕。在我來想，迪化情報站的人車，原來就不應東來哈密，要向南疆西行，才有生路。在迪化時我未大力勸阻東行，是因我當時懷有一點私心，好讓情報站自動將電台送到哈密，既省唇舌，又省搬運。到了哈密以後，再將情報站的人員送往南疆，豈不省時省事？於今他們果然奉電西行出國，前往印巴，所攜電台今後根本無用，反而成為旅途上的累贅。再加以禮相待，以誠相求，石玉貴定會衡情度勢，將其所攜電台全部留下。這是我當時所打的如意算盤，因此當我送走任顯廷與石玉貴等後，也就安然就寢。

巨料當我翌晨依時趕往他們原住客棧，向他們送行時，竟發現人去店空，我就知大事不妙，即時趕往許吉清住處，查詢究竟，已否將電台留下？當我見到許吉清後，他回說：「石副站長由我家出來，返回客棧，認為移交十多部電台給我，茲事體大，不敢負責，乃再電迪化向饒站長請示。所獲回示是「攜台西行」。石玉貴獲此四字回電後，深知如在天明起程，我自會依時前往送行。如不將電台留下，他就無法向我交代。小而

言之就會起爭執；大而言之，恐難如期起程，那樣結果，就會就誤出國行程，為了避免與我見面，只好提前於半夜離開哈密，悄然西行。

當我聽畢許吉清的報告後，對於石玉貴奉命唯謹的做法，不以為然。如在平時，當然沒有話說，處此大動亂的時候，做事要有担当，敢負責任，才是應變能手，否則就是庸才。試問他奉命攜台西行後，這許多電台有何用處？最後還不是拋棄於深山曠野，變成廢銅爛鐵。如能留在哈密的話，當時就會配發到天山區的遊牧民族內，不久就變成現代化的反共游擊武力。即使中共部隊入新，我已成為新疆反共總部的參謀長。因擁有三軍十師的游擊武力，起碼在新疆、青海、西藏偌大地域內，跟中共軍週旋十年八年決不成問題。

後來新疆反共游擊總部，雖然依計劃組成，終因沒有一部電台，在偌大邊疆打游擊，猶如盲人騎瞎馬，其後果不言可喻。因此筆者在中共軍入新前夕，才決定離開新疆，就是基因於此。

時至民國三十九年春，哈密專員堯樂博士、阿山專員烏斯滿、財政廳長賈尼木汗、和靖縣長烏靖彤等，雖然仍照我所擬的三軍十師計劃，組成浩壯的反共游擊隊，終因沒有電台聯絡，時僅一年，就被中共軍各個擊破，而冰消瓦解。烏斯滿、賈尼木汗二人於民國四十年二月被俘殉國，烏靖彤旋亦被殺。僅有堯樂博士專員算是幸運，其後經西藏輾轉來台。筆者每憶此事，常擲筆三嘆，惆悵無已！

安置甘肅省府人員

石玉貴率領迪化站的人員，在哈密停留期間，堯樂博士專員及堯道宏縣長都優禮有加，為的就是想留多部電台。於今石玉貴悄然離哈密西行，連一部電台也沒有留下，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這對未來佈署游擊戰，有很不利影響。我既不能隱瞞不報，也不宜說謊遮掩，只好硬着頭皮，在上班時候，趕往哈密專署，據情實言。而堯樂專員聽畢我的報告後，既未勃然變色，也未惱惱成怒，反而成竹在胸，出以幽默的口吻對我說：

「即使石玉貴變成孫悟空，他還跳不出如來佛的掌心。他今日整天行程，都還在哈密境內。我現在就給沿途各警局警所，去個攔截電話，諒他插翅難飛。」

堯樂專員說出處理此一事件以後，就移目注視我，徵求我的意見。筆者在前來專署上班期間，就已想到堯樂專員定會施用此一絕招。但此一絕招，有兩個後果可慮：其一、情報站的車輛被扣後，就得公事公辦，不能再私了。哈密至七角井的距離是二百一十公里，大卡車要走一整天，公文往返，人員交涉，最快也得四至五天，才能結案。經此就攔，再行起程，能否追上由迪化起程的大員們，與他們一同出國，就大成問題。這批人員是貨真價實的國特份子，如走不成留在哈密，不僅給筆者增加麻煩，也給堯樂專員頻增負擔，還是讓他們遠走高飛的好。其二、扣車的地點當在七角井警察局。而七角井是位於天山南麓的交通孔道上，住民雖不多，機關却不少，一經扣車就會搞得滿城風雨。雖然扣下了十多部電台，定要引起各界注意。屆時想當隆將的陶特岳，

供作俄諜的鮑爾漢，爲了向史達林交代，向彭德懷卸責，定要追索這批電台。那樣的後果，堯樂專員不僅羊肉吃不成，反而惹得一身臊。因我早有如此顧慮，遂在堯樂專員話畢，徵求我的意見時，即時和盤托出，請他考慮。堯樂聽畢我的話，深思一陣後，也認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此不再追究，決定讓石玉貴順利西行出境。不過對於佈署游擊戰所需電台，仍囑我隨時注意，相機設法予以搜集。

就在堯樂專員高抬貴手，放走悄悄離哈密的石玉貴後，我正要轉赴副專員室時，專員室案頭上電話機，突然鈴聲大作。俟堯樂拿起話機一聽，原來哈密縣長堯道宏兄，由警察局打來的請示電話。首先報告甘肅省政府由祕書長丁宜中率領全府要員，經河西走廊退到哈密。因該省政府是清了甘肅省庫才西來新疆，攜有不少金銀財寶，爲了慎重起見，要求哈密警察局代覓較安全而寬大的宅院，以便居留與辦公。此一請求頓給堯兼局長莫大的困難。因爲哈密所有旅舍客棧，都是因陋就簡土造房舍，僅供一般過往旅客短暫休憩之需。於今甘肅省政府要作較久的停留，還要辦公，自得找像樣房宅才行。在哈密來說，只有堯樂家的公館與貴賓招待所，都是二層磚造樓房，才够資格。堯道宏兼局長（縣長兼警局長）雖有此構想，但不敢擅專，只好打電話向專員老父請示。堯樂一向好客，何況要求住好房寬大宅的竟是甘肅省政府，當然不宜推拖，即在電話中指示了妥善的辦法，逕可讓他們暫駐於自家的貴賓招待所中。堯老攔下電話，就抬頭指示我說：

「現有大批貴客來臨，你不必留署辦公，趕快前往貴賓招待所，給道宏去幫忙，招待一下貴賓吧！」

我在蘭州中央警校特警班受訓三年頭，又在武威與平涼担任過兩任查緝所長，甘肅可算是我的第二故鄉。於今甘肅省政府被時勢所迫，移府哈密，其中定有熟人。當我應命由專署趕到堯家貴賓招待所時，這些落難貴賓正由逃難專車上紛紛下車。其中面善的人固然不少，而能叫起姓名者僅有兩位：其一即時任甘肅保安副司令兼警務處長王孔安將軍；其二即蘭州市警察局郭莊局長。郭莊此時正隨着堯道宏縣長，察看全所房舍，給各廳處分配房舍，忙得不可開交，打過招呼，無法細談，就又分手。而王孔安副司令曾任蘭州特警班副主任，此時此地突然發現他的學生出現眼前，喜出望外，高興非常，當即拉我進入小會客室內。一落座，他首先垂詢新疆軍政當前實況，冀明環境，好籌對策。我當即將昨日所獲的省情，一一稟明，新疆軍政當局不日就要「和平降共」。王老師聽畢我言，一則感到西來新疆大失所望，一則又起疑竇的說：

「新疆軍政當局，既然準備降共，其他反共官員們，也準備出國避難，你還不出走，留此地幹嗎？」

「我已決定幫助堯樂博士專員，在新（疆）青（海）西（藏）三角地帶，作長期反共游擊戰。現在正搜集電台與槍枝，不久就可組成龐大的反共游擊隊。一旦新疆軍政相率降共後，我們就採取行動了！」

王孔安老師之所以有此一問，原想邀我西行一同出國，因我是老新疆，可在新疆境內作籌導，一聽我要在邊疆地區作長期反共行動，也就不便勉強，乃接下又說：

「你既有如此雄心大志，值得欣慰。打游擊戰要人地相宜，我可幫不上這個忙，也需出國。現在走南疆能走得出去嗎？」

「新疆軍政大員們，明日晚上由迪化起程取道南疆，您老由哈密直趨南疆，自可會到他們。不過出國需要護照，明日就有中蘇班機，您老託警察局找安人，順道將照片交給警備總司令部，然後再打個電報，要求專人於週五給您送來，有了護照就可出國了！」

「我向陶峙岳要護照，能要到嗎？」

「陶峙岳對您老的出身，非常清楚，不僅是軍統局的元老，尤且與戴雨農將軍是同期同學。在西北各省來說，是頂尖的國特人物。在新疆所有國特人員，不是您老的學生，就是您老的部屬。陶峙岳爲了『和平降共』，最怕您老留在新疆。他爲了讓老師早日離境，自會派專人給您老送來出國護照的！」

「此時此地，也沒有其他辦法可想，只好如此，試試看吧！」

仍想寄望十萬國軍

甘肅省政府大員於廿三日上午甫行進駐堯家貴賓室後，西北軍政長官部第二處的大批車輛，也趕到哈密。該處大小官員清一色都是國特，除胡子萍處長是浙江籍，出身於黃埔前期外，其他

人員大都出身蘭州特警班，尤且以甘肅籍最多。他們都知我這位老同學，曾擔任哈密區警局局長多年，因而一到哈密，首先派出王鳳榮科長前來警察局長找我。旋經值日官告知，我已出任哈密副專員，現在專署辦公。王鳳榮到了專署與我會面後，首先打聽新疆軍政當局的態度，好決定未來的行止。我當即據情相告：「總司令陶時岳與省主席鮑爾漢，一二日內就要通電降共。新疆境內的忠貞人士，將於廿五日夜離開迪化，取道南疆出國避難。你們長官部第二處的人員，如想活命，就得馬不停蹄，趕快西行焉者，也走南疆出國，否則就會陷身鐵幕，前途就不堪設想了！」

王鳳榮聽畢我的建言以後，也起懷疑的說：「新疆忠貞的軍政大員們，爲了秉節，都紛紛走南疆出國；我們爲了活命，只好隨行於後，而老學長留此不去，有何打算？」

因我倆是蘭州警校同期同隊又同班的同學，在一個教室、一個寢室內，相處有三個年頭之久，在校時就無話不談，早成莫逆，此時此地，當無隱瞞的必要，遂將我幫助堯樂博士專員，作長期游擊計劃，和盤托出。王鳳榮甚表贊同。尤且認爲他們甘肅人也不應西行入新，要留在隴西與河西走廊，在隴山與祁連山區，組成有力量的游擊隊，與中共週旋到底。無如胡子萍處長（來台後曾任花蓮縣長，於十年前作古），對陶時岳素具信心，以爲在新疆尚擁有十萬精良國軍，歸他節制指揮，至少可與中共軍拚戰個一年半載，豈不好過游擊戰。曾經拍胸脯保證，只要第二處的同志們跟隨他進入新疆，前途當屬樂觀。於今陶

時岳不僅要跟着張治中走，還要接受史達林之命，令長官部第二處的全體同志們後悔莫及。

當王鳳榮明悉新疆軍政當局近情，就要告辭之際，我因搜集電台情急，即時向他提出不情之請：

「第二處一定攜有多部電台，於今已決定出國，若再攜帶西行，已失效用。爲了行程方便計，不妨儘量留在哈密。以供我展開游擊戰之需。誠一舉兩得的事！」

王鳳榮聽畢我的請求，即時回答說：「本處此行只帶有一部電台，在國境內尚需與國防部及軍統局隨時取連絡，至難應命，希望老學長原諒！」

但他不願使我全盤失望，竟將由蘭州撤退到哈密，攜帶有電台的機關名稱，全部透露出來，其中有蘭州中央社、中廣公司、民國日報社以及中央銀行等。他說：「這幾個有電台的機關，現在均隨甘肅政府撤退到此地，你儘可將他們的電台接收過來，作爲己用。」

王鳳榮科長離開哈密專署後，立即趕回他們的下榻處，將所獲新疆軍政當局在一二日內就要通電降共近情，提供給他的頂頭上司。胡子萍處長獲知此情後，真是進退兩難，既不宜西去迪化；又不能東返蘭州。最後決定追隨新疆忠貞大員之後，由南疆出國。且新疆情報站的大批人員，當日清晨才由哈密起程西行，長官部第二處人員自可循路跟進，如此順利出國，也就找到生路。

經此決定以後，乃於廿四日在哈密準備了一天，終於廿五清晨，由哈密起程趕赴，向南疆重鎮的焉耆城進發。

這兩大批國特人員，行程僅差二日，所走的路線完全相同。但其後果，則大相迥異，而有天壤之別。新疆情報站二百餘人，得於民國卅九年元月底，全部安返復興基地，向軍統局報到以後，又作復國的生力軍；然而西北軍政長官部第二處的二百餘人，除胡子萍處長一家五口，得以脫險回到台灣外，其他人員先被降將陶時岳與趙錫光下令扣留於南疆阿克蘇，繼被中共一野軍會彭德懷與王震如數解回蘭州，在公審遊街之後，均以國特罪名，橫屍於黃河橋畔與北塔山邊。進入枉死城中，成爲無名英雄。此中幸與不幸，容當後述。

王老師單騎向西行

民國卅八年九月廿六日清晨，陶時岳向北平毛澤東通電稱臣以後，算是完成改朝換代的手續，也就有了秉承，對於處理移府哈密的甘肅省政府一事，就不再礙手礙脚。當即以西北最高降將的身份，電令甘肅省政府代主席丁宜中，再率全班人馬及所攜的金銀財寶，即日由哈密東返蘭州，去向新「西北王」中共一野司令員彭德懷報到，不得有誤。唯一例外，就是時任甘肅保安副司令兼警務處長王孔安一人，可以西行出國。原因陶時岳在西北服務軍旅有十年之久，對於王孔安將軍在西北影響力之大，摸得一清二楚。不僅是軍統局元老之一，與戴笠是黃埔同期同學；尤且

王老師單騎向西行

王老師單騎向西行

王老師單騎向西行

王老師單騎向西行

王老師單騎向西行

王老師單騎向西行

主持蘭州特警班多期，他的桃李佈滿了西北各省，早已成爲西北方面反共到底的領袖人物，若不及時將王孔安送出新疆，想當降將願作二臣的人，都有無盡苦頭吃。而陶峙岳不僅想當中共高級二臣，還想作俄共和平降將，第一件要事，就是設法將王孔安將軍不聲不響，送出新疆境外。因此當他電令甘肅省政府全班人馬，必需原車折返蘭州的同時，竟暗派專人持中華民國高級官員出國公幹的黃皮護照，促請王將軍早日離新出國。這原是筆者向王孔安的建言，果然實現。

落難播遷於哈密的甘肅省政府全體大員們，於九月廿六日上午接到降將陶峙岳要他們折返蘭州的電令後，當即由祕書長丁宜中以代理省主席

的身份，召開省府臨時會議，宣讀迪化來電，並徵求出席會議人員的意見。此時僅有王孔安將軍一人，曾作獅子吼，大力反對省府去作回鍋肉，任人宰割。怎奈其他各廳處長，此時此境均感山窮水盡已無路，茫茫前程無處行。只得默然不語，受陶峙岳的擺佈。王將軍的獅子吼，因孤掌難鳴，未生效果，最後由丁宜中作成結論，指撥一部專車，交由反對降共的王孔安將軍，作西行出國交通工具之用；其他人員都乘原車，東返蘭州向甫登上「西北王」的彭德懷去報到。

丁宜中結論至此，唯恐夜長夢多，節外生枝，再增麻煩。於是就下令所有移駐哈密的省府所屬的大員們，要於是日下午，分道揚鑣，各奔前程。

這時反共到底仍不認輸的王孔安將軍，乃單槍匹馬，西行出國。首先橫渡塔里木大戈壁，繼又翻越帕米爾高原，然後再繞行印巴等國，跋山涉水，茹苦含辛，行程四萬里，歷時三個月，終於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底，得能秉節歸國，安返復興基地，回歸政府懷抱，重作反共將軍。然而由哈密東返蘭州的其他大員們，在靦顏情下向彭德懷報到以後，先之成爲階下囚，繼之有的被加以國特之罪，即時槍決於五泉山下，有的在長期囚禁下，枉死於牢獄之中。冤哉枉焉！悲夫！

(未完待續)

中外文庫 鐵血精忠傳

增訂再版

喬家才著全書六百餘頁
定價新臺幣貳佰元

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戴笠和他的同志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

仙霞人才及其運數、藍太夫人母教嚴嚴、安溪小學一羣健兒、浪跡天涯一十二年、時代浪潮遠走廣東、在騎兵營鋒芒漸露、總司令部聯絡參謀、十萬元捉拿江漢清、日寇的剋星特務處、洪公祠和浙江警校、建立無線電通訊網、希望做校長的衛士、藏本領事失踪事件、無名英雄革命靈魂、公開機關祕密工作、破獲共產國際間諜、陳濟棠強扣三兵艦、刺楊案主犯劉蘆隱、殷汝耕冀東偽組織、兩廣事變策反有成、刺汪案凶手王亞樵、決心赴難親入危城、肅清全國各地日諜、七七變起通州殺敵、紀律森嚴臨危不退、萬人部隊轉瞬成軍、別動隊奮戰淞滬區、忠救軍北方打游擊、從空中截留楊虎城、會澈和抗日殺奸團、別動軍包圍戰賀龍、懷仁堂上最後遺言。

全書共二百多篇，附錄戴笠策反奇勳、戴笠的人情味、戴笠感人的故事。谷正綱、周念行作序，全書記述戴笠鐵血鋤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字字珠璣篇篇精彩，歡迎購閱。平裝本每冊新台幣貳佰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